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自打懂事起，家住唐建陵山腳下的邵晶，便時常和小夥伴們吼着這句順口溜，穿梭於帝陵之間，流連於石人石馬腳下。當時的他並不曾想到，這些少年時代的童趣，會佔據他的一生。「人常說，擇一事而終一生。一個人能找到終身奮鬥的目標，是幸福的。」作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館員，36歲的邵晶已經獨當一面，擔任石峁考古隊主要負責人。沒有影視劇中的驚心動魄，現實中的考古，更多的時候需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扛得住辛苦。「但有些事總得有人去做，既然選擇了考古，就必須把它做好，即使一生默默無聞，也無怨無悔。」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如果說小時候很喜歡文物，那僅僅可能只是距離帶來的美，其實我對考古一無所知。」高中畢業考大學時，雖然連概念都沒搞清楚，但鬼使神差下，邵晶竟然填報了考古這個冷門專業。順利進入西北大學後，大一大二的專業知識課，不僅沒有半點打動這類年輕人的心，反而讓他倍感「枯燥」，連考試都考砸了。

野外實習始頓悟

轉折來自於大三時期的一次野外考古實習。「大約是在2005年吧，那一次野外實習，突然打開了我考古的世界，有一種醍醐灌頂的頓悟：原來考古是這樣的美好。」從那以後，重生之學霸終極回歸，並於2009年考入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踏入了考古的殿堂。

「還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個項目是西安藍田5,000年前仰韶時期的一個遺址。」雖然這個遺址是為「讓路」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但在邵晶的主持下，不僅發現了400多個灰坑，同時出土各種器物兩三千件。

首戰告捷增信心

首戰告捷不僅極大地增強了邵晶的自信心，同時也讓他對未來充滿了期待，然而新的任務一來，邵晶卻有些躊躇了。「我研究生主修的是史前考古，但這卻是一個戰國的遺址。」雖然有片刻遲疑，但邵晶還是很快接受了任務，因為在他看來，考古人就必須具備全領域的能力。

「遺址地處陝北兩縣交匯的葫蘆河，其上游就是歷史上義渠人的聚居地。文獻曾有義渠人和秦宣太后，也就是影視劇中半月的故事。我們的發掘，不僅實證了義渠人和秦甘泉宮的存在，也用證據讓那段歷史一下子『活』了起來。」在邵晶的努力之下，藍田新街遺址和葫蘆河遺址考古發掘均取得巨大成果，同時入選當年度的中國考古新發現。

十年青春獻石城

一個個項目的不斷成功，讓邵晶的腳步越發忙碌了。「幾乎是從葫蘆河現場直接被拉到了石峁遺址，連家都沒讓回。」邵晶口中的石峁遺址位於陝西北部神木市高家堡鎮，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區域政體中心。當第一次站在這個傳說中的「黃帝之城」的面前，邵晶被深深震撼了，一個個驚喜隨之而來。

結構清晰、功能齊全的城市布局，數以萬計的文物，都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石破天驚，連續10年的系統考古表明，石峁核心區域皇城台，或已具備了早期『宮城』的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展現了黃土高原上一處神秘王國都邑的極致輝煌。」

如今，邵晶每次接手一個新項目，他依然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邵晶說，當一段未知或者模糊的歷史放在你面前，需要你去解封和還原，那就不能有半點疏忽和紕漏。



● 石峁遺址皇城台發掘場景（2018年）。 受訪者供圖

「耐得住寂寞 扛得住辛苦」

邵晶簡介

1985年出生，2009年畢業於西北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現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石峁考古隊主要負責人。常年躬耕田野、致力科研，獲全國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陝西省「特支計劃」青年拔尖人才、陝西青年五四獎章等榮譽。

作為藍田新街遺址（2009-2010）、黃陵寨頭河戎人墓地（2010-2011）、神木石峁遺址（2012至今）、榆林寨峁梁遺址（2014）、靖邊廟梁遺址（2017）等考古項目的主要參與者或負責人，其中藍田新街遺址、寨頭河戎人墓地和榆林寨峁梁遺址均入選年度「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神木石峁遺址榮膺三次「六大」、兩次「十大」考古新發現，還入選了「2011-2012年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2011-2020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認可。

陝西考古專家邵晶

考古聊天群日常

邵晶和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了近期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黃渠頭考古隊隊員之間的一些日常工作對話。

「你是不是在墓裏？我們都在墓裏，一下午都在墓裏，剛爬出來。」

「今天在地面上，有時候聯繫不到就是在地下了。」

「哦哦，您怕是有牛頭馬面的微信吧。」

「三點一線的生活，食堂、房子、墓……」

發掘「接地氣」 文保「高大上」

特稿

或許是受鑒寶熱潮或電影的影響，在很多人的眼裏，考古就等於尋寶。然而，在實際工作中，考古是一項嚴肅縝密的科學研究，既要遵循傳統，又必須緊貼現代科技發展的脈搏，手鏟、光學掃描、DNA檢測等「十八般武藝」缺一不可。同時，一些「馬拉松式」的考古項目，可能需要數代考古人的接力相傳，跨越百年才能完成。

遺址一待可數年

「考古有其完整的工作流程，大致可分為執照申報、田野發掘、現場保護、整理分析、展示利用等幾個步驟。」邵晶說，田野發掘是考古中最辛苦的環節，科學系統的發掘決定整個考古工作的「成敗」，但發掘期間所使用的工具卻是意想不到的「接地氣」。「探鏟、手鏟、毛刷等，這些工具大家或許都在電視上看到過。」

考古人員的工作方式往往也是異乎尋常的「接地氣」。「我們經常在遺址或者古墓中一待便是一天、一月、一年，甚至幾年。大家或趴、或跪、或蹲，頂着烈日，風吹雨淋，只為了不錯過一絲一毫的歷史信息和遺蹟。」

科學器材助保護

田野發掘環節後，便要開始進行現場保護，這個環節格外重要。邵晶說，考古工作者之所以進行考古發掘，就是為了對文物進行保護搶救。文物出土的過程中可能會氧化，或者受到環境的影響已經破損、裂開。為了保存文物的完整，考古工作者必須依靠科學儀器檢測現場的溫度、濕度、輻射、空氣污染物、微生物等，並根據數據和環境因素，對文物進行清理、加固、提取、黏接、包裹、整體提取、儲存及運輸。「這一環節中會利用到很多的高科技保護技術，特別複雜，也最考驗考古人員。」

「整理分析環節可以說是對現代考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這一環節不僅涉及多學科知識，同時所需要的器材要『高大上』得多，如殘留物分析、碳十四測年、同位素分析、DNA檢測等。」

此外，很多文物出土需要修復，才能展示利用。邵晶表示，修復的過程往往艱苦和漫長，比如一尊兵馬俑的修復，少則數月，多則數年。

考古工作流程



1 田野發掘

受訪者供圖



2 現場保護

受訪者供圖



3 光學掃描

受訪者供圖



4 文物展示

受訪者供圖

推動就地保護： 將歷史留在原地

石峁遺址的保護及文物的原真性，讓考古人欣喜若狂。「我們重新揭開這座城市面紗時，古人的溫度似乎還在。」多年來，邵晶一直在積極倡導和推動文物的就地保護。「大部分文物的出土地，都和文物本身有巨大的關聯，是歷史信息的一脈傳承。早前秦陵銅車馬時隔40年重回出土地，就是典範。」

石峁遺址出土文物眾多，其中一些獨特的文物和另類的出土方式，讓邵晶徹夜難眠，反覆揣摩。「比如曝光率很高的石柱，除了佇立在地上的，還有一些卻被鑲嵌在牆上，讓人匪夷所思。」邵晶說，這個時候就需要原位研究，然後嘗試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古人是在築城慌亂中盲目出錯？還是一種圖騰或者崇拜，或是一種儀式？」但由於時間久遠，又沒有文字，往往很多信息已經缺失。邵晶認為，唯有保持原位，更有助於解讀文物、保護文物，甚至讓考古延續到民間。

「或許我們永遠也無法準確掌握一件文物的信息，但我們卻可以把它完整的位置全面展現出來，讓大家去看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猜想，都可以和古人的思想去碰撞。」邵晶說，這也是考古的一種功能和魅力。

鄉親們笑了 女兒卻哭了

從大學實習開始，邵晶就已經明白，一旦踏入這一行，就注定可能會失去很多。

「六無」之地斷六親

2011年，石峁考古調查工作全面啟動。2012年，石峁考古發掘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准。彼時的石峁遺址人煙稀少，一片荒涼，沒人、沒房、沒路、沒水、沒電、沒信號。就是在這樣的「六無」之地，團隊把工作開展了起來。「短短一年時間，大家都快變成『野人』了。在西安的親朋好友，不清楚的還以為我失蹤了呢。」

由於交通實在不便，邵晶很少回家，雖然家有妻女老小，但好像彼此都已習慣了。大約是在2018年左右，當帶着成果的邵晶踏進家門時，看到8歲女兒稍顯陌生的眼神，這個

在考古工地上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流淚了。

邵晶說，很理解孩子的感受，但有時孩子或許是無意的一句話，自己聽了卻很難接受。「有一次我說了女兒幾句，沒想到她哭着說：你從小到大都沒陪過我，你說我幹啥。」那一刻，邵晶的心就像拿刀在刮一樣，然而幾天後，他又提着行李離開了家。

帶着對女兒的愧疚，回到工地的邵晶，卻迎來了一片笑臉。「這裏原來很窮，但自從我們來了，特別是考古成果出來後，很多鄉親們開起了農家樂，整個面貌都改變了。很多百姓見了我，都笑着說，邵老師謝謝你。那一刻，我覺得，值了。」邵晶說，這就是一個考古人最樸素和最熾熱的家國情懷。「如果人生還可以再來一次，我相信依然會選擇考古，無怨無悔。」